两天

戴 剑

另一天又将成为过去，其间我有眼睛、耳朵、双手和伟大的世界在我周围，而明天又是另一天的开始。为何我被容许两天？

——切斯特顿

今天的 Bob Dylan 在干什么？抱着吉他沉寂在并不会因为那些歌曲而改变的世界里，像朽死的树一样，却淡淡地叙述着用枝桠抓住云彩的野心。他在很多年前唱过那首叫做《Forever Young》的歌，就这样用很多友好的“may”，把天真工工整整地列在了三个标准的民谣和弦里，有天梯，有繁星，有疾风，有不知疲倦奔跑的腿脚，执着的诗篇写在慌乱的年代里。

你在 18 岁第一次碰到 Bob Dylan 的时候，并没有预计到他会带给你的恐惧，在那张叫做《Time Out of Mind》的唱片封面上，他像巫师一样抱着吉他，扬起慎重的眼神，那个俯拍的角度让你透心凉。你在这个封套上 56 岁的老头和周围褐色的阴影里找到某种宿命的东西。你太年轻，他仰望你的姿势成了你生命里踩到的第一个地雷。是到了问“爱”的年龄，可当 56 岁的他用砂皮一样的嗓子迟滞地唱着那些“唉！唉！唉！”的时候，所有他陪着你的黄昏被面无表情的呓语蒸馏成一片空白。

你在 21 岁第二次碰到 Bob Dylan 的时候，那更像是一次发生在半沉睡里的对话。你说过，星期天的 58 路公交是人生最安全的所在，它载着你和那些具有催眠作用的气味与声音驶向一个臆想中的永恒。梨的气味、士力架断开的声音、躲藏在扎紧的黑发与诺基亚铃声里的情话，在一种纯洁的情欲里，你习惯闭上眼睛，把脚顶在前面的座椅背上，在摇篮一样颠簸的两平方米里眯着眼睛睡上两个钟头。你以为自己在做梦，汽车的广播没有先兆地响起，那个声音用一种青涩的面目从喇叭黑色的网孔逃了出来，快乐的调子，俏皮的叙述，他没心没肺地讲着自己的诉求……在二拍子的吉他扫弦里，“给我唱支歌吧！”他用小混混的调央求流浪的铃鼓先生。像是一首永无止境的轻快摇篮曲，那些烂漫的词语在韵脚和口琴里睡起，在你的眼皮上吹气。一车的幸福，毫无理由的幸福，会开到哪里去？你不知道也不介意，因为，曾几何时，你觉得他会一直唱下去，它会一直开下去。

你在 30 岁的时候第三次遇见 Bob Dylan，你在一张叫做《The Other Side of The Mirror》的 DVD 里看他。你有某种特别的优越感，因为 23 岁的他站你面前，第一次用更青涩的脸孔完成他一直追问的命题。那时，他的头发还不像燃烧的火焰一样；那时，他还会羞涩地低下头去剪草帽。那时他穿着薄薄的的确良衬衫；那时，他把衣服的尾巴工整地束在黑色西裤里。那时，你觉得他像是一唱完就要去毕业典礼报到。那时，他说话和唱歌都是讪讪的，和一副老实相的 Joan Baez 有商有量：唱什么呢？他挠挠头，Joan 有些尴尬地傻笑着，须臾间，他问人要了一个拨片，“With God On Our Side”的前奏响起，他们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如释重负。他们似乎闭上眼睛也能看到对方，看到那些吹着口哨的年轻观众，看到软绵绵的黄昏，看到远处寂寥的白云慢慢沁出了血，看到世界。然后，你说，你觉得他看到了你，看到了同样喜欢唱，喜欢问的你，但你瞬间变得失落。因为你说，现在只能在一堆影像里找到那个人，那个相信他自己所唱的一切的人。

你说你在 Swith Dead 上注册了一个账号，你给很多人写了信，等你老了，死了，那些信件会发到他们的邮箱，你给我准备了他的一首歌——Death is not the end，你说我会在这歌里找到你，不在今天，也不在明天……

幸福，因为付出

周天柱

此次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，利用会议间隙，对关注已久的岛内的义工状况做了一番实地了解，其概况令我吃惊：在常住人口 1500 万左右的台湾，现义工总数已超过 100 万人。每天在城乡的街头、医院、商场、机场、码头……四处都可见到笑容可掬、殷勤服务的义工，意气风发的学子、白发苍苍的老人、事业有成的白领构成这一特殊群体的主体，成为“台湾最美的风景线”。

8 月，骄阳似火。在茶园王有里顶着烈日满头大汗忙个不停。外乡人久闻“茶王”大名，专程来坪林取经，眼前的一幕令他们震惊：现代新潮除草依赖除草剂似乎天经地义，肩背喷雾器，一天即可轻松完成十几亩；而王有里却坚持用铁锄人工作业，动作再快也需两天。对此他有一句“名言”相送众人：“茶农要凭良心种茶。坚持用传统法除草就是最大的积善德啊。”

此话事出有因。坪林是重要的集水区，若在此区域图快图省事大量使用除草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雨来临时会将所冲刷的农药全带入台北百姓赖以为生的翡翠水库，几百万人长期饮用这种有毒水，那还了得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有机茶成本高，各地茶商来此抢购，主动提价 50%。憨厚的有里却发急吼道：“千万不可随意涨价，经销者必须承诺原价零售我才卖。让利的部分权当我做慈善！”如今这样的有机茶义工，从当初的 10 户起始，已拓展到全乡。“坪林有机茶”成了茶客最青睐的“一号义工茶”。

每周日清晨 5 点多，已在嘉义鱼市场忙碌 2 个多小时的罗振兴，立即赶去超市采购 300 人份的食材，装上货车后，紧随着满载义工的大巴，快速驶抵造桥铺路工地。在建筑工地，罗振兴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刻不停地张罗义工们切菜、洗肉、淘米、炒菜、煮饭，确保午饭能按时上桌。餐毕后，他从“伙头军军长”摇身变为欢快的“造桥团团员”，挑扁担、捡石头、搬水泥、调制工程原料，什么活都抢着干，直忙到日头偏西才踏上归程。这就是他 40 多年一成不变的星期天的工作日程。

从学校毕业后，罗振兴一头扎进鱼类经销，天天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，但他坚持从每月不多的营业款中，拿出 1–2 万元（新台币，下同）作为伙食费，捐给长年累月义务修桥铺路的“义工团”，现总额已近 1000 万元。

山区造桥工程浩大，异常艰辛，常险象环生。几百号人正干得热火朝天时，天气突变，倾盆大雨骤降，必须以最快速度撤往高处。有好几次刚一撤离，就传来巨响，滚滚山洪夹着泥沙、巨石直冲而下，瞬间吞没了原先的工地。若晚走一步，简直不堪回想。罗振兴对此常幽其一默：“冥冥老天最疼好心人。”从 12 岁修造第 68 号桥起，年近 60 的罗振兴已亲手参与建造了 382 座桥。众人对他的义举深表敬意，他却连连摆手，“这没什么啦，大家都在默默奉献。每周日造桥让我身体健康，精力旺盛。我把看病、买补品的钱拿来请大家呷饭，太值得啦！”

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心奉献感人至极。晒一晒宝岛义工心中直白令人叫绝：“天天在忙，人生太有价值”；“除了快乐，还是快乐”；“做好事，不是有钱人在做，而是有心人在做”；“幸福，因为付出！”

好想掉进那美梦里

李君兰 文 桑麟康 图
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”，这句戳中无数少男少女心事、一度高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里的撩人金句，出自昆曲《牡丹亭》。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在该剧题记中写道，“天下女子有情，宁有如杜丽娘者乎……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……”

提及昆曲，略令人心酸，曾是文人雅士精致爱好的它，在生活节奏比明朝快了万倍的当下，因其唱词多为古典诗词，虽华美，却难懂；因其唱腔一唱三叹，虽细腻，却缓慢，被有的人戏称为“困曲”。

正如昆曲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所说，不入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不静下心来听，怎知昆曲魅力这般？昆曲，六百多年前诞生于温润的江南水乡苏州昆山，与苏州园林相谐相生，都是诗意生活的典范。昆曲唱腔华丽婉转、念白儒雅、表演细腻、舞蹈飘逸，“无声不歌，无动不舞”，哺育与滋养了许多地方剧种，被称为“百戏之祖”。

好在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“我们走得太快，灵魂还没有跟上来”，需要慢下来等一等它，愿意花上几个小时，好好掉进昆曲的美梦里，彻底体会一番诗意生活。

作为给年轻昆曲观众制作“大餐”的名厨大拿，也作为目前上海地区传承昆曲艺术的中坚力量，上海昆剧团在近十多年里不仅抢救、整理演出了《活捉》、《太白醉写》、《挡马》、《花判》等近 300 出精品传统折子戏，同时原创、改编了《司马相如》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《血手记》《班昭》《一片桃花红》等多出新剧，让昆曲这棵屹立于“非遗”园林中的“牡丹”枝头，生长出令人欣喜的新嫩枝芽。

非遗在身边

蟹的别名

司 享

又到品蟹时节。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和平民百姓的口中，蟹有许多别名，是对其外貌、内脏和行为的形象化描述。

蟹多足横爬，爬行时有郭索郭索之声，故有“郭索”之称。清人赵翼《醉蟹》诗中的“霜天稻熟郭索行”之句生动地描写了霜降稻熟的深秋季节蟹的活动，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则戏称蟹为“郭先生”。

由于蟹的爬行凶悍横暴，蟹又被称为“桀步”、“横爬”、“横行介士”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称其“以其横行，则曰螃蟹……以外骨，则曰介（甲）士。”蟹爬行时其足似划桨（古代的棹），民间又称蟹为“拔棹子”。

雄蟹的肚脐尖，称为“尖脐”，雌蟹的肚脐圆，称为“圆脐”。蟹壳内部无肠，不少文人在诗文中称蟹为“无肠公子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有“饕餮王孙应有酒，横行公子竟无肠”之句描述官富家的酒宴。蟹壳内黄色的膏（蟹黄）鲜美胜蟹肉，蟹又被戏称为“内黄侯”、“含黄伯”、“内黄舍人”，南宋诗人曾几在《谢路宪送蟹》中用“从来叹赏内黄侯，风味樽前第一流”之句来称赞蟹黄的美味。

吃蟹时不小心，两螯夹舌，故民间有称蟹为“夹舌虫”的；蟹活动于江湖，还有“江湖使”、“西湖判官”的美称。

“千校一面”

沈开达

居家附近有一所中学，前几个月，教学大楼被遮盖了起来，重新装修了。上星期施工结束，“外衣”脱去，露出了真容。朝崭新的教学楼望去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无论从外观、造型、涂料颜色等，就连楼顶的那个凸起来的装饰物，都跟我母校的新楼简直一模一样。

我的母校是一座百年老校，原有的校园建筑有自己独有的特色，尤其是那座钟楼，浑厚凝重，是老校友心目中的“母校标志物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10 多年前母校进行了一场大改建，把以前所有的老建筑全部推倒，重新建造，钟楼自也免不了被“铲除”的命运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对母校的老师说，这样做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果然，几年后，学校在新教学楼的顶部加上一个钟楼的造型，算是一个补救方式。但这样，反而不伦不类。校庆日，同学们来到母校看了全新的教学楼之后，也纷纷表示学校的特色已经荡然无存了。我还浏览过不少中小学的网页，展示的校园建筑大同小异，可称“千校一面”。

学校建筑雷同的背后，是理念的错位，是对“高大上”的误读和盲目追求。过去上海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楼或其他建筑，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学校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漫步在这样的校园里，带给学生的是美好的享受，更能熏陶出独特的气质与性格。作为教育和培养场所的学校，理应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。在教育建设过程中，希望不要盲目做“标准化”的“克隆”，理应追求“个性化”；这样，为社会输送的才可能是有特点、有底蕴、有文化记忆的人才！

转角遇着笑

冯备节

那天，开车行至转角处的横道线，迎面走来一对老夫妻佝偻着身躯，相互搀扶着哆哆嗦嗦，也许他们已跟不上年轻人的脚步，也许他们本来穿马路就是那种胆战心惊的样子，可偏偏这转弯车辆“嗖！嗖！嗖！”一辆紧跟着一辆，连根插针的缝隙都没有，那边的老夫妻欲走还返，干脆停了下来，此时的我不由自主地踩下刹车，伸手示意他们先走。

蓦然侧首，我瞥见老夫妻正对着我微笑，那笑容里包含着长者般的和蔼，亲人般的关切，朋友似的友善，那一眼竟洇染晕化了层层的幸福感，让我品味许久许久……

人与人之间常有这转角的笑，心就会一直温暖着。

挑战布道岩

李南祥

健康

年逾花甲的两位上海老人，在制定北欧四国自助游攻略时，敢不敢攀登挪威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布道岩，曾在我心中纠结许久。掂量掂量自己，感觉还行！一年四季坚持每周游泳二次，每天走路 5000 步以上。可老伴，几年前动过大手术，现在忙于带孙子，缺乏锻炼。自助游，就该挑战不可能，我准备了两套方案：如果体力尚可，就爬一爬布道岩；身体不适，攀登不易，就坐回游船沿峡湾仰望高高的布道岩。

自助游程 30 天，时间宽裕，节奏舒缓，尽管每天走路六小时以上，但天天午睡犹如能量回补，元气快速恢复。行程过半，抵达挪威第四大城市斯塔万格，我们毫无体态疲乏之感，去码头买好第二天的船票、大巴票，来一回中国老人挑战挪威布道岩。

屹立在吕瑟峡湾上的布道岩（Preilkestolen），其命名来自高耸平台貌似讲道的圣坛。悬崖高 604 米，顶端是 625 平方米的平面。令人叫绝的是面对峡湾的山体，仿佛用一把巨大钢刀切出一块陡峭的垂直平面，直插峡湾水中。

攀登布道岩，并不比爬黄山、登泰山来的轻松。难就难在，从山脚起点出发，没有公路，也没有人工敷设好的登山台阶路，上山路线完全靠双脚在狂野山路和乱石堆中穿行，忽高忽低的行走攀登，在嶙峋乱石中深一脚矮一脚，对人的意志和体力是个考验。我和老伴一前一后，先经过一段坡度不大的砂石路和沼泽地上的木栈道，然后爬上超过 60 度的陡峭岩石所组成的哭坡，手脚并用地一步一步挪动。接着，又是几百米山坡，往后，经过一个雨水形成的大池塘，再攀登巨石坡路，远远地望见布道岩的身影了。一路上，我们时时遇见来自各国不同肤色的游客，大家互致问候。有时，我登上一处高地，发现后面的西方游客爬上来有些困难，便主动伸出手拉她一把。途中，妻子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一位老外立即蹲下身，关切询问“伤着了没有？”所幸，并无大碍。

奋力挥汗，历经两个多小时探险，我们终于到达山顶，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地来到崖边，趴在地上，俯瞰几百米下的波光潋滟和远处弯曲绵延的峡湾，真真切切地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天晴空万里，布道岩成了一个欢乐之地，一支 30 多人的挪威少年合唱团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，天籁之音飞上蓝天，各国游客报以热烈掌声。

记得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郊区著名的霍尔门科伦山滑雪跳台，我们亲眼看见教练替几位孩子系好绳索，套好挂钩，小手抓住把柄，大人关照几句，孩子们便从 70 米高的跳台先后滑下去，真为他们捏一把汗。这次在布道岩下山途中，我们又发现两位挪威花季少女，在教练帮助下系住保险绳，一一从高处滑至平地。挪威人从小培养孩子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，令人感慨。

七夕会

港台人戏称欧洲旅游是“老四样”，我们则说是“宫堡鸡丁”，即王宫、城堡、基督教天主教教堂、市政厅，的确，来欧洲旅游不论跟团还是自助游，这些往往是主要景点。然而，挪威有着壮阔无比的峡湾，拔地而起的岩壁，绚烂的极光变幻，是欧洲其他常规景点无法复制的。旅途中奋力登攀的畅快，目睹挪威人的亲子教育，这些体验和场景值得我们久久回味和记取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